

## 武王夜拜女娲庙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340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3409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, 殷郊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西岐小伙结婚时灵机一动请来女娲证婚, 非常pure的love story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2 of <a href="#">西周年轻人凑合结婚小记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7 Words: 2,638 Chapters: 1/1

## 武王夜拜女娲庙

by [QuinnPB](#)

### Summary

西周年轻人凑合结婚小记的番外

殷郊后半夜醒了一次，姬发不在榻边，牙帐里只有桌案亮堂堂的，他疑心姬发阵前又胡思乱想，要下榻去看他做什么。没想到一有声响，武王立刻转身过来。

“怎么下来了？”

“那你下去做什么？”

姬发把烛台举起来，一点星火照得他身上的侍卫轻甲熠熠生辉，仿佛时光回溯。殷郊定睛，他头发也是乱的，透出秋雨的湿气，是骑马时被风雨吹潮的。姬发何止下榻，刚刚还出去过了。

“你带雪龙驹去哪了？”

“东郊。”

“孟水最近的村落也要十余里，你疯了？”

“我运气好，东郊小路边有座娥皇庙。营里没有蜡烛，我去找娘娘借了一支蜡烛。”武王轻描淡写间卸了战铠。

殷郊皱着眉，看他还能说出多少胡话来。

“营里根本不缺烛火，案头还有两根，姬发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孤身冒雨去那种地方，要是路上遇到三彭的人——”

“营里没有红蜡烛。”武王打断他，解开了臂甲的暗扣，“不会再有下次，郊，我分得清。只是过了今天，往后恐怕也不会有下次机会了。”

他解开发髻，从架子上抓了挂披风擦头发，殷郊立在一边盯着他。他察觉到，动作顿了一顿。

“我把岐山的簪子贡在庙里了。”

“现在就算你说把脑子丢在娘娘那儿我也不稀奇了。”

“别笑我，郊，我半路想不能空手去见娘娘，还白借一支蜡烛吧，就把簪子祭给了娘娘。”

”他擦得差不多，举起烛台走过来，牵起殷郊的手在榻边坐下，从袖口里倒出一截还不及三寸的蜡烛头。

他在掌心端详了一会，自己先笑起来。

“唉，娘娘该不会觉得我是个傻子吧……”

他在烛火上转了两圈烛底，将它摁在案台上。帐里一时无言，他抬头望着殷郊，张了张嘴，还是先把烛台上的蜡拆了下来。

“我想我和郊，只有结发还是少了点。”他把明烛放进殷郊手里，缓缓说：

“我进到庙里，收拾了案台，先拜娘娘，交代了我承父兄基业至今，开疆守成，有所成，尚有未成：再说我见过朝歌繁华，从西岐一路征讨，我也见过无数苍生罹难，我非有称王立业之心，但我是季历子孙，先祖仁慈，不能有负天下，我想求娘娘庇佑：最后还有一件要告诉她的事。”

他握住殷郊的手，轻轻向前，火光同烛油一起落进半截红烛里。

“我自十二岁见到殷郊，至今已有十多年了。凡人的一生何其短暂，我第一次拔剑，第一次举兵，第一次打胜仗，起起落落，郊都陪在我身边；悲欢离合，死离死别，我们也都经历过。我是人君，没有金身，如果一朝功成，开榜封神，恐怕不能再伴他长久，但郊和我结发同心，有终身所约；殷寿无道，不配为父为君，他已经被夺走了至亲，我不忍心他以后再变成孤身。这是岐山的凤簪，我并无他想，只是希望死后化作家乡的凤鸟，扶风上九天，能时常见到他一面。”

烛芯摇曳，原来是帐门漏进来的一缕阴风。殷郊垂眼盯着烛火，没有说话，他眼睛里蹿着一团跳动火星。姬发担心他还在生先前的气，撩开头发想看看他的表情，不料殷郊却先撤开了手，他露出脸，看不出多大的起伏。

“我没有失去全部至亲。”

姬发看着他。

“你拿了我的头发，也跟我行过洞房，又带我点了花烛，怎么还好意思说这种话？你明明知道我……”殷郊贴着他的额头小声说，“娘娘恐怕还从来没听过你这样奇怪的要求，姬发，姬发——”

他把脸一点点埋进武王的肩膀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“我该拿你怎么才好……”

他们靠在一起，帐外有夜巡换班走动时铁甲碰撞的声音，风雨像是渐渐小了，烧到后半夜，帐内的炭火也黯淡许多，案台上的蜡油倒是越烧越多，像一座慢慢隆起的小山。姬发有一搭没一搭地拍肩上的背，殷郊呼吸逐渐匀缓，他趴着的襟口也由湿热慢慢变冷。姬发想，太公大概也看出自己确实不是这块料，因此时常操心；他绞尽脑汁，到头来也还是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，原本好好的一晚，竟然真被他弄得无话可说了。

他摩挲殷郊的头发，轻声道：“有时我也觉得奇怪。你在昆仑那会，我成天想着要快点见到你，可你回来，我又开始担心见不到你以后的事。患得患失，从前明明最为我不齿，现在自己反倒也成了这样的人。”

他把鼻子埋进殷郊的头发里，簌簌笑起来：“是不是很傻？晾着眼前，却总要想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”

殷郊还趴着，声音闷闷的：“傻。母亲说得对，我们是一对傻子。傻子和傻子才相互吸引，不然那时你怎么认识我的？”

武王想了想，回忆道：“那会你站在殷寿身边，我当他是英雄，一个劲地望他，当然顺带就看到你了。”

殷郊甩开他的手坐起来。

“姬发，刚刚对着娘娘天上地下都给你说完了，现在蜡烛还没烧完，你连句好话都不舍得说给我听了？”

武王何其无辜，挠了两下，想把他扒拉回来。

“我没说完。你那时已经很高了，城墙的旌旗下站了一排王子王孙，不知道哪挂的白穗子掉到你面前——你弯腰捡起来，周围没人够得着，你最后伸手给挂了回去。”姬发声音小了一些，“当时我就站在你后面。”

“后面怎么了？”

“看见你折腰下去，腰封戳出来一截……看着很软……”

当然还有点别的想法他没说出来，因为殷郊听到这已伸手给了他一下，他们俩滚到榻中间，大眼瞪着小眼。姬发抢先说：

“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……”

“那时我们才多大！”

武王侧开视线，嘀咕道：“后来没多久不就也……”

“姬发，姬发！”殷郊微微睁大了眼睛，“我可是那年春猎才认识你的！我以为，我那时以为你是仰慕殷寿才认识我……后来进宫我也真当你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他说不下去，抓着头发捂住了脸。

姬发从外面玩他头发，说：“来朝歌生死难卜，质子大多都早慧。我对你说过的话……从来没有半句是假的，再说我那会确实一概不知，在西岐，最多只听说过鱼水之欢，这种事怎么会有人教过？”

“怪不得母亲以前不喜欢你……你……”殷郊说不出话，干脆翻身背对着他。

“郊、郊。”武王很自觉地贴上去，“不管怎样，你先前答应可都不能反悔了。我们换了头发，有约定，还有娘娘的见证，可算是有夫妻之实，你以后可得做我的武王后……”

“你把头发还给我！”殷郊翻身摇他。

“那怎么行？”武王立刻搂起袖子，“你给了我，那可就是我的东西了。”

“西岐沃野千里，民风淳朴，怎么会养出你这样，这样……”殷郊气结，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够坏的词。

“我没有玩笑。郊，小时候父亲常说我顽劣，仗着点聪明目中无人，长此以往总要吃大亏。我十二岁离家来到朝歌，殷商国都，国君年迈昏庸，王子世族声色犬马，上行下效，民不聊生。可你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你是储君，怀瑾握瑜，姜夫人把你教的很好。我总想多和你待在一起，但又怕你看见我的短处。”

“你……”殷郊瞪着他，“你现在说什么都有理。”

“我想过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在朝歌会变成什么样？我到底是要做殷寿的鹰犬，还是天下的英雄？郊，我说过我的私心，我没法接受再失去你一次，今天不是儿戏，我要天地同女阴为证，在我死前，没有任何能分开我们。”

帐外又有巡防的兵甲声传来，吹了一夜的雨像是停了。他伸手捧住应殷郊的脸。

“太阳要出来了。”

“你都二十好几了，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？”殷郊使劲顶他的鼻子，“周围一没人就嘴上没准，整天胡思乱想，折腾完我还要折腾雪龙驹。”

武王自从回了西岐，近年来越发理直气壮，道：“我袖子里缠着你的头发，这是结发。我不和你干这些还能找谁？”

“你要是睡不着，就出去遛马，去靶场，去找太公。”殷郊抓着他的手往毛毯里塞，“你说的话我都记着呢，别想一出是一出来消遣我。”

“我哪有。”

“我知道你没有，我就是——”

他埋进颈窝里抱住姬发，鬼使神差，他想天地山川，要是都能停在这一刻该多好，就算不周山再塌一次，伐纣大业还有八百路诸侯顶着。人只靠恨活着，何其困苦，一日血仇得报，功成名就，金身又能带来什么？封神好像一条漫漫长河，要把姬发从他身边带走，还要吞噬他短暂人生中零星难得的真心。如果神仙能忙里偷闲，他希望一觉醒来时，自己变成姬发的那棵枇杷树，武王擂鼓起歌，玄鸟同凤绕树而舞。

他抱紧姬发，喃喃道：“我就是跟你待久了，也开始控制不住瞎想了。”

“要要是想好事，那就不叫乱想。”姬发捋平他的头发，“你再睡会。”

“太阳就快照进来了。”

